

放封．台北

有個監獄用語叫「放封」。即讓犯人出牢房散步、做運動、曬太陽、吹吹風，而放封的庭院或球場叫「放封區」。印象中中學畢業後，台灣是港人最愛的「放封區」，一周勞碌過去，周五放工狂奔機場周日晚機返，兩天半吃吃喝喝、嘻嘻哈哈，「叉足電」周一又搏殺。近年有如牢籠的香港風雨飄搖、怨氣拆天、核心價值失蹤、有法治沒公義，還要啞口表演比母愛更無私的香港式包容。時移世易，台灣也亂但仍然是港人最就腳的出口，不同的是，「放封」過後，大家都不想回到現實，「**移民台灣**」甚至變成熱門詞。同是需要空間創作的林奕華與藝術家李傑，經常出走台灣。林奕華說香港的急促秒變讓人產生鬱悶的無力感，李傑甚至說過留在香港想殺人，他們跟許多港人一樣，只求找一片宜居之所，才換了一種抽離式方法與香港親和。去年跟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談起這個現象，提出「中環價值」的她說：「香港並不需要一道逃生門，香港人一路走來總有出去與回來的選擇。」這一刻，他們選擇出去……記者：鄭天儀

攝影：陳立怡

鄭天儀

導演林奕華：香港慢慢流失人文關懷！

林奕華最愛在台北文山劇場樓下的十字路口呆坐思考，他說台灣鬧市再熙熙攘攘都帶給他心靈平靜，沒有屏風樓圍剿的台灣天空好大，微風拂面，快餐店沒有快的感覺，便利店能讓你坐上半天，社區滿溢比魯肉飯、小籠包和鳳梨酥更吸引的人情味。跟他穿梭舊社區，走過樹蔭、街市和廟宇，鳥聲伴車聲，竟有蝶舞翩翩。

「不知何解，看到蝶影成雙，華人便會想起梁祝，牠們一定是情侶嗎？」林奕華對着一對黃色蝴蝶自說。這氛圍，正好給他創作最新作品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的靈感，《梁祝》是老舊民間傳說，林導把它賦予現代意義，那是他繼「城市三部曲」後，創作「生命三部曲」的首部，命題是成長。

城市影響生命，12歲赴台念書的林奕華說，台灣人文關懷促進他成長的新陳代謝，如今55歲還直言沒有來台自我認識會慢很多。「中國人沒甚麼經歷成長，因為每個人都被迫早熟，一個成年人經常又幼稚又世故，思想遊走十歲與四十歲之間。為何今天我們都不浪漫？因為花不起時間探索，很多人說要做自己最後卻隱藏自己。大家嘴巴裏說不要做富家子馬文才，其實內心最想做馬文才。」林奕華的戲劇就是成長證據，並認為藝術家心態上應該有國際passport，藝術本身是一種無形的越界，不應被某一個國籍和民族身份限制。

中港台是命運共同體

記得1972年的台灣初印象是「很土很鄉下」，林奕華近年在香港感到孤獨的無力感，令他懷念這種鄉土寧靜，近年他的創作、排戲、社交基地，似乎轉移台灣，從來他有沒有遇到身份認同迷失？

「我有三個故鄉，中山是我祖籍，香港是原生地，台灣是選擇和後天產生連結的地方，所以每次回台我都沒有旅行的感覺。中港台三地是一個命運共同體，每一方都牽引另一方，對我都重要，但我必須走來走去，飛機是我最好的休息地。」林奕華說，台灣味道有如吃新鮮蔬菜，「留在台灣的理由是有熟悉的文化和空間，不論物理和心靈空間，另外就是人的因素，台灣人願意和你聊天，這種交流的緣份是被珍惜和推崇。」香港急促轉變，是求變的創作人也招架不來，就像在高速滾動的氹氹轉上着地，天旋地轉欲暈。「以前焦慮是病態，現在是常態，人人都生活在不安全感裏，個個都覺得受壓迫，那種壓迫來自社會太急促，包括科技、消費，令人覺得如果我不在最有限的時間實踐自己價值，便覺得自己明天就過時，很多人已不記得我們究竟在追尋甚麼。」這的確是香港現況。

林奕華經常花40台幣（約10港元）買一個涼麵，吃着已感到幸福，這裏消費生命的無力感比香港小。「浪費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，但消費是不停麻木地做同樣的事，香港無力感永遠互相牽制，令所有人變成受害者，無人給予一個突圍而出的遠景。」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香港未被連鎖店吞噬變成千區一面的超級大商場前，林奕華已感到這

種恐怖，令他愛港卻不想留港。他寫了許多文字抒發這情感，但當時人人趕炒股票趕買樓趕退休，他的吶喊只成危言聳聽。

「由TVB晚晚播《楚留香》我已知道，香港從此不會再有選擇。」那年，他才23歲，卻戀戀七十年代電視晚晚看到不同節目，觀眾思維也立體。「一套《東方不敗》成功，便會有十套仿倣，沒有林青霞都找個人扮到像她，電影、電視與流行樂壇都是如此走入絕路。」1981年後，林奕華便不再看電視。「如果香港變成非常多樣化，我一樣會覺得留在香港開心，若不，我惟有在別的地方找。」

同枱吃飯互相包容

林奕華慶幸自己的作品能在兩岸三地演出，但能維持多久他不知，因市場不是他可以製造的。「我在賭一鋪，香港觀眾若非對戲劇die hard，沒有明星的情況下他們是否願意花錢入場看《梁祝》，一齣港台融合的作品？」那天我在台灣的小麵檔午膳，男人帶着狗坐下，搭枱的女孩向對方報以微笑，繼續邊吃麵邊看托爾斯泰的實體書（而不是玩手機）。氣氛寧靜而和諧，食客欣然包容狗主和狗，就像呼吸自然。下雨了，男人動身牽着狗離開，麵檔老闆娘衝出去截他，我以為是男人還沒有付款就走，原來是老闆娘追出去要借他傘，重點是他們不相識。那刻，我為自己小人之心而羞愧，卻感受到林奕華所講，香港慢慢流失的「人文關懷」。

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

5月14日至24日晚於葵青劇院演出

節目查詢：2893 8732

去年代表香港參加第五十五屆威尼斯雙年展的視覺藝術家李傑，兩年前曾拋下一句「在香港想殺人」，便定居台北，偶爾回港反而感覺自在，與家人關係更親密。今時今日，豪言壯語依舊鏗鏘，比台北家中的電結他還要rock。

「是社會政治因素使然，看着香港越來越衰，現在衰到食環署欺負阿婆，見到大陸客隨街便溺可以當無事發生，見到那些局長還可以安坐辦公室，我才是包容。別再叫我包容，這些事不可能包容。我叫自由行去你家便溺你都會接受不到啦，局長？」李傑對香港種種現象依舊關心，因生於斯、長於斯；心生憤怒，源於愛之深、責之切。

1978年出生於香港，畢業於中大藝術系的李傑，活躍於國際藝壇，曾參與多個國際藝術展，他的作品也被世界各地多所知名美術館和重要藏家收藏。但香港地方小、空間小，連思維都狹窄，逼他出走。他的創作孕育基地火炭工廈，一個單位已被炒高至五六百萬，他在台灣永康街小區租一個逾千呎的老房子月租才七千，台灣的生活成本低，空間大，率先吸引他。「突然想離開香港，其實不一定是台灣，只是發覺台灣較近，那種慢生活節奏比較適合我。」他說，已適應了慢活和台灣的社區人情味，回港拼搏似乎不太可能。的確，創作人和藝術家在香港夾縫裏生存，是件痛苦的事，想畫一張十呎大畫也無地自容。

走進李傑於台北的居所，寧靜、簡約、閒舒、空曠，他手繪的窗簾布、創作經常出現的妮維雅手霜和「李傑藍」拖鞋散落家中，分不清是裝置還是家具，根本就是他作品的「示範單位」，此時iPod傳來Suede的《So Young》，堆砌出李傑的藝術與生活空間。可惜業主賣房，李傑正在找尋新居，可能是個複式的老房子，租金也大概是八千港元的香港劏房價，最關鍵是樓下有公園。在香港，公園比豪宅奢侈，台灣滿足到他。「近來台灣都亂七八糟，香港實際情況改變不了太多，也不能太悲觀。」他咕嚕。

如此看來，並非台灣拉力，而是香港推走李傑，九七前「移民」話題重新熱炒。「是。真是被推走的，我沒想過**移民台灣**，亦不敢說是否長駐台灣，但肯定不會base在香港，心態上無需要。」遊子也有回歸一天，但這一天最好還是別出現。「如果要再令我搬回香港，好肯定只是為了政治原因，（救亡？）幫不幫忙已是別論，而是死都要死回去。」

有近40年歷史的北角「13座牛雜」，貨如輪轉仍敵不過香港貴租轉戰台灣，老味道飄洋過海總算可重生，但更多食肆在過度開放旅遊業下已「後會無期」。美國CNN今年初列舉台灣十大優點，有近一半與飲食有關，在深巷賣七里香的鐵皮檔與米芝蓮星級食肆，均能有尊嚴地共存共榮。台灣周日街市，兩位學生頂着手提冰箱擺賣自家製鮮乳酪，售罄就好瀟灑；專門賣梅子的小攤子，港幣十元八塊一杯梅汁，老伯附送他的故事。沒有雞汁調味的城市，人情

味最清純可口。以下三位港人義無反顧的投奔生活和經營成本較低的寶島尋味去，尋夢去，各有故事。開麵包店、精品咖啡廳和住家私房菜，都不是連鎖壯大賺幾桶金的選擇，堅持換來可能只是伯樂輕聲讚許。在台北小社區，逾千呎地舖月租不用一萬港元，不用跟業主博弈，這個舞台顯然較容易survive。看他們帶着未過保鮮期的天真，堅持為理想找個出口而非藉口，感受到台灣所謂的「小確幸」。

老保釣黃仁達：在香港住三四百呎屋，一定吵架！

「太太有這個夢想，我怎能不支持她？」曾經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保釣行動中堅分子的黃仁達（Yan），也是香港先鋒畫家與電影人黃仁達（阿鬼）的哥哥。已屆退休之齡的他本來靠出版旅遊攝影集便可打發時間，但為了完成太太Coco的終極心願，三個月前於台北溫州街開了法式麵包店「恩可廚坊」。

一個晴朗的周一上午，我來到黃仁達的麵包店，夾道有青蔥樹木和小花，舖外放有一張小桌和凳子，甚有法國巴黎小店風味。開店不久即有年輕媽媽推着嬰兒車來買麵包，但不知道周一麵包師傅休息，於是選了一些餅乾和蛋糕。「自從去年11月籌備舖頭以來，我們和麵包師傅都無放過假，故決定逢周一讓他放假，否則太不人道了。」自言不是從商材料的黃仁達，悻悻然道盡辛酸：「賣麵包與你在家做麵包不同，在家我心情不好可以不做，但開舖是一個責任，幾疲累都要死撐下去。」

還有太太對天然麵包和品質的堅持。「我們做的法國麵包（baguette），堅持用法國T55拉麵粉來做，裸麥麵包一定要用德國裸麥麵粉來做。」很快又有兩位剛參與反核四活動的美少女來選購曲奇，她們與黃仁達談了良久，一貫台灣人熱情。他說開舖的基本理念是提升生活的品質，堅拒加防腐劑的麵包較快變質，兩夫妻惟有把賣剩的麵包捐到食物銀行。去年他共投入200萬新台幣（約52萬港元）開店，大隱隱於小社區約一千呎地舖，租金只須約8,000港元。距離收支平衡遙遙無期，你說賣一個麵包能賺多少？幸好麵包店靠夫妻倆的好友謝寧免費給予「曲奇4重奏」最出名的「蝴蝶酥」與「綜合餅乾」台灣獨家代理權，以示支持。不過，賣人家曲奇始終不及自己的天然麵包，尤其他與麵包師傅共同研製充滿香港回憶的雞尾包。

留台廿年

反跟太太入籍

黃仁達來台定居是一個意外。1994年他到台灣替某個電視台開荒，想不到一住便住了20年，1984至1986年曾試過回流香港但已不習慣，結果七年前成功跟隨太太入籍台灣。「以前一直以爲自己是台灣過客，從來無想過要申請居留，現在覺得台灣選擇多，真的好難回香港住。我曾經想過搬去大嶼山，但與太太商量，在香港住在三四百呎的蝸居，到時朝見口晚見面一定吵架。」談到未來，他說期待自家麵包的美味可以廣傳，「好像吳寶春麵包般出名日日排長龍就好。」

恩可廚坊

台北溫洲街51號

電話（886）2-2365 6138

女強人吳珮文：沒有誰比誰蠶居。

「最重要你在這裏做甚麼，別人也不會話你好蠶居、低下，不會常常以錢衡量一個人的成就。在台灣做唱片的朋友因為市場衰落而失業，爲了養活兩個仔在家樓下賣麵，在香港不會發生。第一，小販管理隊會捉你，第二，你的朋友會認爲你好折墮。」曾在跨國公司任市務推廣要員的吳珮文幾年前開展了自己的公司，原本以月租18,000元於香港租住跑馬地幾百呎蝸居，兩年前隻身來了台北，因為8,000元已經可以租到比舊居還大的居所，香港變成了paper office。

辦私房菜

過癮兼交友

更重要是，在這裏她透過烹飪的愛好找回生活。

一直熱愛下廚的吳珮文，平時會招呼朋友試菜，今年開始每個月會在家舉辦一次私房菜，只辦一圍，滿足自己的烹調癮也為結交新朋友。始終一個女子會擔心人身安全，暫只透過朋友口耳相傳招徠，反應良好。「我的私房菜希望一直做下去，未來可能再找一個地方做一個以分享為主的kitchen studio，不單我，每晚都有不同廚師上場，令一些沒有自己餐廳的廚師，或受制餐廳菜譜未能發揮自我的廚師來獻藝。」除此，她正部署短期內在台灣引進西餐食材雜貨店，目標是開兩至三家，但絕不會連鎖式經營。

「有朋友叫我擺地攤，我認為OK。台灣有好多市集，擺攤很普遍，在街撿東西回家不會有人覺得你好cheap，而且是大部份人的心態。」她說，在香港大部份人會好努力觀察別人是否住在華房，或者以薪酬標籤一個人是否成功，在台灣每個人卻是好努力過自己的生活。「坦白講，你不可以看輕掃垃圾的人，如果這個世界無人掃地，你猜會怎樣？」訪問那天她特意為我精心打造香蕉蛋糕，然後趕往台中郊區去看螢火蟲，努力生活。

咖啡文青王凱文：咖啡店開得比客人多！

港人王凱文當年在台灣政治大學念應用數學，經常泡一間名叫「挪威森林」的藝文咖啡廳，在那裏認識一班文藝青年，理科仔受薰陶去讀哲學和欣賞藝術，更愛上音樂與咖啡。「那店很有江湖地位，不只有藝術家和文人幫襯，政府官員甚至不時會去『收風』。」後來咖啡店易手後氣息今非昔比，王凱文卻萌生重建森林的念頭。

畢業後在星巴克和代理咖啡公司工作過，邊品嚐咖啡邊學沖咖啡，2012年中投資了100萬台幣開了巴黎米咖啡館（Cafe8mm），堅持走精品路線，用特定產區莊園的上好豆子，不做人有我的行貨。店鋪裝潢也甚具工業味，營造早期法國龐比度藝術中心的感覺，有別於同行的華麗優雅，整件事很藝術。

台灣很多人都有開個性咖啡店的夢想，但太個人化意味很難大做。王凱文早知賣咖啡容易，賣精品咖啡難，也接受自己的堅持未被認同，尤其咖啡店處身大學區，賣較高價的精品咖啡始終有難度。試過有客人一坐下便問：「你們有放包包的籃子嗎？」當他說不好意思沒有時，客人馬上穿外套走，他無奈問自己：「客人要找包包休息站，不介意損失一杯好咖啡？」

台灣咖啡歷史較長，造就許多咖啡店，有50年的老店也有新來者。王凱文坦言近期反服貿事件刺激更多人創業，因年輕人有感薪酬不升又擔心失業，故寧可創業博一鋪，他計過單是該店附近過去年半便新開了11家咖啡店，共有30家店，是「咖啡店多過喝咖啡人」，加上台灣人愛「巷弄文化」，再隱蔽也有人找上門。面對競爭他苦笑擔心不來，靠走位應對，例如別的咖啡店凌晨便關門，他堅持三四點才關門攻佔夜貓子市場，且兼賣比利時和德國啤酒，更為世界杯做好轉播準備。王凱文曾回流香港，2000年在港某建築公司工作一年，但因習慣了台灣的慢活和藝文氣息而感覺與香港脫節，最後落戶寶島。他認為港台最大文化差別是生活節奏，台灣人生活比較放鬆，追求獨自安靜的空間，又重視互動的自創手藝。

巴黎米咖啡館

台北新生南路三段60巷1號

電話（886）2-2363 3237